

英国文学中的非洲形象——以康拉德《黑暗之心》为例

陈舒农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17

摘 要 : 在英国文学书写史上, 关于非洲形象建构的历史源远流长。从 14 世纪以来, “非洲” 便成为英国文学作品中难以令人忽视的题材, 国内外对于英国文学中的非洲形象进行的研究已有充分成果, 但多是针对某一作家的某部或几部非洲题材作品的研究, 少有将英国小说中的非洲形象建构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整体性不足。本文重点列举了 14 世纪以来英国小说中出现的非洲形象, 试图梳理英国小说对非洲形象集体想象的流变过程, 重点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为例, 采用文本细读法探讨英国小说中的非洲形象建构, 研究英国作家在殖民话语的影响下对非洲形象构建的矛盾态度。英国小说中显示的非洲形象并非一直是野蛮的, 单一的, 但也绝非真实的非洲, 而是英国作家在“他者” 想象下构建出来的世界。

关 键 词 : 英国文学; 非洲形象; 《黑暗之心》

The image of Africa in English literature — A case study of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Chen Shun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7

Abstract :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literature,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image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Africa" has become a topic that is hard to be ignored in British literature. Sufficient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mage of Africa in English literature have appear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Nevertheless, most of them are researches on a certain writer's work or several works with African topics, and there are few studi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Africa in the English novels as one object, which is not holistic enough. By listing the images of Africa that have appeared in British novel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this paper tries to sort out the process of the flux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the image of Africa in British novels. The paper focuses on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adopts the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images in British novels, and examines the ambivalent attitudes of British writers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African im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olonial discourse. The image of Africa presented in British novels is not always barbaric and monolithic, and it is by no means the real Africa, but a world constructed by British writers under the imagination of the "other".

Keywords : British Literature; image of africa; "Heart of Darkness"

从 14 世纪开始, 英国文学中便出现了非洲的形象。在英国人的眼中, 非洲是一个遥远的大陆, 充满着神秘与未知。自 14 世纪起, 乔叟在其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便提及了非洲。在该书中的“僧士的故事”一章中, 乔叟极力颂扬了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共和国领袖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在非洲建立的辉煌霸业。到了 15 世纪末, “地理大发现” 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浪潮, 英国人对非洲的兴趣再次被激发^[1]。随后在文艺复兴时期, 莎士比亚的不少作品中也有非洲人的身影, 有些甚至是作为主人公出现。随后, 到 18 世纪, 知识分子作品中的非洲形象逐渐增多, 他们鼓吹海外扩张, 建立霸业。但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期间, 英国对非洲的观感发生了显著转变, 从最初充满浪漫色彩的异域幻想以及对科学探索的浓厚兴趣, 逐渐转变为基于种族偏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轻蔑与侵略性姿态。20 世纪, 英国社会经历传统文化转型, 英国知识分子如康拉德、莱辛、奈保尔、古尔纳等开始重新思考白人在非洲的行为。

一、20 世纪以前英国文学中的非洲形象

(一) 文艺复兴时期

虽然基于人文主义精神, 不少黑人作为中心人物出现在许多

作品中, 但当时英国社会对他们仍带有偏见。英国学者考威格曾对文艺复兴时期三部以黑人为主角或重要角色的戏剧进行过深入分析, 考威格指出, 这些戏剧中的黑人角色均被塑造成无可救药的异教恶徒, 其形象充斥着暴虐与放荡等负面特质。尽管这些角

作者简介: 陈舒农 (1999-), 女, 汉族, 四川绵阳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 英语文学。

色在剧情中占据核心地位，但他们的结局无一例外地以悲剧收场。即便是那些被正面描绘的黑人英雄，也往往走向悲惨的结局^[1]。

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至少有5部作品塑造了非洲人形象，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奥赛罗》，莎士比亚在其剧本中对奥赛罗给予了高度赞誉。他通过刻画奥赛罗的化妆、服装和饰物，强化奥赛罗非洲人的特征，尤其戏剧的开篇就展现了奥赛罗身上所具有的自豪感，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莎士比亚毫不吝啬地赋予奥赛罗各种英雄的魅力，这无疑受到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深刻影响。

然而，英国社会对黑人肤色的偏见始终根深蒂固。琼森的雅各布王朝宫廷假面舞会《黑色假面舞会》中塑造的埃塞俄比亚妇女，进一步强化了黑色与顺从、性别与顺从之间的概念联系，印证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社会对肤色的负面诠释。17世纪作家阿芙拉·贝恩在其作品《奥鲁诺克》中塑造了一位非洲王子形象。通过对主人公外貌与行为“端庄优雅”“彬彬有礼”“没有任何野蛮的成分”等描述，贝恩展现了其勇敢、高贵的特质。这位王子如史诗英雄般率领士兵浴血奋战，体现了非凡的勇气与活力。

至此，非洲形象在英国文学中仍以正面为主，彰显了力量与尊严。由此可见，英国人对黑人的态度并非从一开始就充满偏见，但也远未达到平等。尽管奥赛罗骁勇善战，却因身为白人社会中的异类而遭受无端诋毁与陷害，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真正融入白人世界^[2]。奥鲁诺克虽被描绘得光彩夺目，但作者并未完全摆脱肤色偏见。

（二）启蒙运动时期

受17世纪科学进步与启蒙思潮的推动，18世纪的知识分子倍感振奋，社会弥漫着一种从哥特时代无知与野蛮中解脱的氛围。这一时期，英国人逐渐意识到对社会状况的集体责任，因此，作家们在作品中普遍流露出对奴隶制下黑人的短暂同情。

18世纪的作家如笛福、波普、艾迪生、斯蒂尔等人，并未真正深入了解非洲人的现实处境，而是依赖二手资料来构建非洲黑人的性格特征。通过他们的作品，黑人形象被塑造成易于接近且具有可塑性，但这些形象更多是想象的产物，能够轻易适应欧洲人为其设定的任何环境，符合读者心中既有的“野蛮人”概念。

丹尼尔·笛福在《鲁宾逊漂流记》中对非洲土著的野蛮描绘，无意中流露出对欧洲文明的优越感，这种刻画无疑为帝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通过鲜明的对比，笛福凸显了欧洲人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非洲“他者”的轻蔑态度。然而，作品中资产阶级冒险家的扩张欲望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以及鲁宾逊的自我反思，仍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体现了18世纪英国文学对人性的关怀与道德训诫的传统。

奥赛罗的形象折射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颂扬及对理性与人性的深刻思考；而鲁宾逊则是18世纪帝国文学幻想的写实产物，象征着殖民事业上升期的理想英雄。尤其在18至19世纪，英国作家涉足非洲题材的数量显著增加，其文本中帝国意识形态占据主导，非洲形象的塑造完全服务于帝国的想象与叙事需求^[3]。

（三）19世纪

18世纪末至19世纪，英国对非洲的态度从浪漫主义的异域想象与科学探险的好奇，逐渐转变为种族歧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扩张心态。而在欧洲作家的笔下，非洲多是以一种“黑暗之地”的形象出现，那里充满了奴隶与混乱^[4]。19世纪末，“帝国罗曼斯”作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故事形式兴起，主要指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英国涌现的一批以殖民地冒险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多聚焦男孩的冒险经历，强调情节与动作，并依托帝国情境与景观，宣扬“英国作为先锋国家引领世界未来”的理念。然而，包括康拉德在内的后期作家虽继承了这一叙事传统，却在表达方式上有所转变，使得对帝国意识形态的呈现更加复杂与模棱两可。

二、20世纪以后英国文学中的非洲形象

20世纪，英国社会面临道德观念挑战与传统文化转型，以康拉德、莱辛、奈保尔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倡导人性与道德关怀，深入探讨欧洲白人在非洲行为的人性维度。与早期渲染异域风情、鼓吹帝国扩张的丛林冒险故事不同，康拉德及其后的莱辛、奈保尔等作家直面20世纪英国社会精神价值的衰落、道德伦理的失序、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以及人际疏离。他们将目光投向与欧洲文明迥异的非洲，将英国文化身份置于蛮荒而神秘的非洲丛林中，聚焦西方白人在非洲所经历的内心考验，试图通过批判英国人在“他者”语境中的人性迷失与道德沦丧，反思欧洲现代文明的弊端。

（一）莱辛

莱辛的作品以英国移民的视角观察非洲文化，一方面表现出对非洲原始与野蛮的白人式厌恶与恐惧，另一方面又对非洲部落的风俗传统充满迷恋，感慨其逐渐消失，例如《高原牛儿的家》（A Home for the Highland Cattle, 1979）中，玛丽娜就对非洲的野性充满向往。与康拉德相似，莱辛在描绘非洲文化时，白人至上的情感与人道主义观念交织，使其叙事难以摆脱殖民主义话语体系，始终从西方文化视角审视白人在非洲的处境，反思殖民主义的危害。

然而，与康拉德不同的是，25年的非洲生活使莱辛对非洲土地怀有更为复杂的情感。她笔下的非洲既非传统殖民叙事中的极端浪漫化，也非极端丑化，而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微妙平衡。其次，作为女性作家，莱辛更关注女性的成长与困境。第三，与康拉德忽视非洲自然风光不同，莱辛对非洲景观给予了更多关注。最后，莱辛对黑人倾注了更深的人道关怀，颠覆了白人优越的殖民神话，也打破了黑人肮脏、懒惰、愚笨的刻板印象。

（二）奈保尔

奈保尔被誉为康拉德的“杰出继承者”。与康拉德相似，他笔下的非洲同样充满落后与“丛林”意象，但奈保尔的“丛林”具有更深层的意涵。他通过作品构建了两个非洲：丛林中的非洲与新领地上的非洲。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以“黑暗”象征非洲的野蛮与落后^[4]，而奈保尔则以“丛林”取代“黑暗”，更深刻地揭示了非洲的历史与现实。

奈保尔尤为关注非洲的历史与现状，其作品展现了非洲殖民体系解体后新独立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探讨了前宗主国文化与殖民主义的持续影响，以及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与非洲移民的文化身份危机。受个人经历影响，他的作品既流露出对被压迫者的轻蔑，又时常表现出对欧美“中心”的不满，呈现出复

杂的矛盾性。

（三）古尔纳

古尔纳作为典型的离散作家，移民英国后始终深陷身份认同的困境，创作核心在于离散和文化认同。他亲历了非洲与欧洲大陆的动荡，既眷恋又不满非洲故土文化，既向往又难以融入欧洲宗主国文化，这种矛盾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思想。他以自身经历为参照，在多部作品中反映了非洲移民在英国社会中被排挤与同化的困境，聚焦移民群体的孤独感与身份危机，尤其是异质文化环境下如何重建精神家园与归属感。

与康拉德不同，古尔纳笔下的非洲是真实的非洲。他认为，文学应该更多展现非洲本土的社会范式，而不仅仅是叙述事实。而康拉德仅以非洲为背景，旨在通过想象中的“非洲”衬托欧洲文明的优越性。

三、《黑暗之心》中的非洲形象

（一）异域风情的非洲文化

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通过马洛的叙述，展现了对非洲异域文化的复杂情感。小说开篇，马洛回忆童年时对地图上非洲的向往：“我常常一连几小时凝视南美、非洲或澳大利亚的地图，幻想着宏伟的探险事业。那时地球上还有许多空白点，每当我看到这些充满诱惑的空白点时，我就会指着它们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那里。”^[4]然而，随着叙述的展开，非洲逐渐被描绘为一个“黑暗地区”，尤其是那条“像一条未伸展开的大蛇”的河流，象征着非洲的神秘与危险。这种对非洲的浪漫化想象与后来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欧洲人对非洲的矛盾心态。

（二）非洲丛林环境的刻画

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丛林被描绘为原始、蛮荒的景象：“那里如同一个热不可挡的墓道，死亡与贸易在泥土味的气氛中欢快地舞蹈；海岸线模糊不清，危险的浪花仿佛是大自然为抵御外来者设立的防线；河流如同‘生命中的死亡之流’，两岸的烂泥与红树在泥浆中痛苦地扭曲。”^[5]这种描写不仅强化了非洲的“他者”形象，还暗示了欧洲殖民者对非洲环境的恐惧与疏离。

（三）非洲人物形象分析

首先是非洲劳工。小说中的非洲劳工被描绘为极度贫困与苦难的群体：“六个黑人排成一排，吃力地顶着装满泥土的筐子，腰间的破布像尾巴一样摆动。他们的肋骨清晰可见，关节如绳结般突出，脖子上拴着铁链，发出有节奏的咣啷声。”^[6]这些描写揭示了殖民者对非洲劳工的残酷剥削，同时也体现了康拉德对殖民暴行的谴责与对劳工的有限同情。^[6]然而，作为欧洲白人，康拉德的同情并未完全摆脱殖民话语的局限。

非洲土著在小说中以群像形式出现，常被描绘为“不可理解的狂乱”：“黑色的手臂在挥动，脚在跺地，眼睛在转动，仿佛史前人在诅咒、祈祷或欢迎我们。”^[6]马洛对土著的陌生感与恐惧感反映了欧洲殖民者与非洲土著之间的文化隔阂。康拉德通过这种描写，将非洲土著置于“原始”与“野蛮”的框架中，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性。

小说中的“食人生番”被刻画为愚昧与野蛮的象征，常被贬称为“cannibals”“savages”或“brutes”。马洛对他们在饥饿状态下未吃掉白人的疑惑，暴露了欧洲人对非洲土著的成见。然

而，康拉德并未完全否定黑人。在遭遇土著袭击时，黑人的冷静与白人的慌乱形成对比，客观上承认了黑人的某些品质，体现了康拉德的人道主义精神。

黑人司炉工的形象被描绘为“野蛮人”通过教化成为“有用的人”：“他的牙被锉平，学习烧锅炉的过程像狗在模仿人用后腿走路。”这种描写暗示了白人文明的优越性，同时也反映了康拉德对黑人的轻蔑态度。

库尔兹的非洲情妇被描绘为“一个神情粗野、衣着花哨的鬼影般的女人”，象征着非洲女性在殖民话语中的边缘化地位。^[7]马洛的叙述表明，非洲女性只有在白人的“开化”下才能获得某种“文明”身份。这种描写揭示了康拉德在殖民话语影响下对非洲“他者”的贬低，进一步巩固了白人种族的优越性。

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通过非洲形象的塑造，既揭示了殖民暴行的残酷，又暴露了欧洲殖民话语的局限性。尽管他对非洲劳工与土著表现出一定的人道关怀，但其叙事仍难以摆脱白人优越论的框架。^[8]这种矛盾性反映了康拉德作为欧洲知识分子在殖民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复杂立场。

四、结语

英国文学中的非洲形象并非一直是负面的，实际上随着时代思想的变化也有着一定的转变。在这些文学作品中，起初西方人还对非洲这个“异”世界抱有好奇的态度，被远方的异域文化和异域风情吸引，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话语的影响，不论是英国本土作家还是移民作家，对非洲的笔触终是带着偏见的，他们形成了一种作者本人也难以发现的文化优越感。在康拉德笔下，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没有接受欧洲白人“驯化”的非洲人物仍持负面态度，而对接受过白人“驯化”的非洲人物的正面书写则明显更多。这也反映出作家对待殖民主义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

参考文献

- [1] 刘戈. 英国文学中黑人形象的沦落与种族主义的起源[J]. 外国文学评论, 2013, (03): 50-64.
- [2] 李毅. 奥赛罗的文化认同[J]. 外国文学评论, 1998, (02): 114-118.
- [3] Ed. Russel Whitaker. "Representations of Africa i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 Introduction"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 Vol. 148. Gale Cengage 2005.
- [4] 岳峰. 殖民时代道德拯救与身份认同——康拉德非洲题材小说中丛林形象的解构与重构[J]. 国外文学, 2012, 32(01): 133-139. DOI: 10.16345/j.cnki.cn11-1562/i.2012.01.001.
- [5] 康拉德. 黑暗的心（含《文明的前哨》）[M]. 孙礼中，季忠民，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6] 岳峰.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中的非洲形象研究[D]. 苏州大学，2012.
- [7] 岳峰. 康拉德非洲题材小说中“无法埋没”的女性形象[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3, (05): 82-85. DOI: 10.13458/j.cnki.flatt.003945.
- [8] 汪健. 康拉德小说中非洲人物形象的多元化书写[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9(02): 116-124. DOI: 10.19747/j.cnki.1009-2463.2020.02.018.
- [9] Leila Kamali (2009) The sweet part and the sad part: Black Power and the memory of Africa in African American and black British literature, Atlantic Studies, 6: 2, 207-221, DOI: 10.1080/14788810902981084
- [10] van Wyk Smith, M. "The Origins of Some Victorian Images of Africa." English in Africa, vol. 6, no. 1, 1979, pp. 12-32.